

因为父母逼婚,在澳大利亚的“鹏”不愿回家过年了,但他的影响力从大洋洲出发,向东跨越太平洋,向西穿过印度洋,引发成千上万适婚年龄华人青年的讨论。网上无数的青年称:“我就是鹏!”

再逼婚我就不回家了

本报记者 秦珍子

快到年关,一个名叫“鹏”的男孩火了。他没唱过人人耳熟的流行歌曲,也谈不上有什么传奇故事。他甚至连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。但他的影响力从大洋洲出发,向东跨越太平洋,向西穿过印度洋,引发成千上万适婚年龄华人青年的讨论。网上无数的青年称:“我就是鹏!”

“鹏”出现在最近某期《墨尔本日报》的头版上。除了报头,整个版面只有一封用超大号铅字印的“给儿书”,全文51字。“鹏: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,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到。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,今年回家过年吧!爱你的妈妈。”

看见那张报纸头版之前,北京的丁聪正站在火车票代售点窗口排队,取回家的票。队伍打了好几个弯,从人行道一直排到马路边。这个28岁的小伙子啃着烧饼里脊当午饭,在寒风里缩了缩脖子,掏出手机刷微博。“大拇指刚划了两下,就看见了那张图。”

丁聪把图点开,放大,看了三四遍,又读了五六百条评论,才想起手里早已被风吹凉的半个烧饼里脊。

“管他‘鹏’是谁,我理解他,也理解他妈!”丁聪说。他关掉微博,盯着面前和他同样单身的同事被风吹乱的后脑勺,“感觉特悲凉!”

从10年前到北京上大学开始,丁聪经历过至少20次回家的旅程。但这一年,他觉得“气氛不太对了”。

首先是被父亲的战友、母亲的同学、姨妈的同事还有办公室的大姐押着,相了十几回亲,全告失败。而在电话里,父母的语气,也越来越不耐烦。几乎每参加一次同事、邻居孩子的婚礼,就得跟他念叨一次。

在抢到春运火车票之后,他曾高兴地致电父亲。结果,父亲马上把话题引到了不久前他那次失败的相亲上,并告诫他:“28岁还不结婚,29岁就麻烦了,30岁就彻底没人要了!”

“一两年内结婚不太现实啊……”刚刚参加科研工作不久的他小心翼翼地辩解,“那你干脆别回家了!”父亲咆哮了一句,然后电话断了。在他的记忆中,这是父亲第一次摔自己的电话。

“我第一次害怕回家过年,我能想象我将面对的是什么。”丁聪说,他知道,母亲最拿手的油泼面在等他,袜子随处扔能“自动”洗干净的生活在等他,可是,一堆“什么时候结婚”的问题也在等他。

在刘悦然看来,“鹏”藏起来不是没有道理。看到那幅头版的时候,这位27岁的广州女记者已经在电脑前坐了整整一上午。一边刷新闻,一边刷着屏幕上瞬间就显示“无票”的网站,等着家乡的车次开闸放票。

那封“给儿书”仅用标题就俘获了女记者的眼球:“中国大妈”、“头版”、“逼婚”……

即便特别想家,认识了“鹏”的她还是闪过了一丝“要不回去了”的念头。

事实上,从两年前开始,随着她和几个“85后”表姐妹都进入“适婚年龄”,“找着了没?”“啥时候带回来过年?”“处了这么久咋还不结婚?”就成了刘悦然外婆家年夜饭的新主题。

“我最怕陪我妈串门走亲戚,不少表弟堂妹的孩子都哇哇叫着走起来了,我连个影响”

“今年打死也不让他回了!”季青夸张地叫起来,“太恐怖了!”这对小情侣曾一同留学欧洲,在他们看来,“父母见面同意就定下来相守一辈子”的传统观念和他俩的“婚恋观”完全是两码事。今年春节,他们定好机票,决定“各回各家,各找爹妈”,用“冷冻疗法”对付父母脑中已经盘旋很久的婚事。

“决定结婚,两个人的默契最重要。”季青说,“我们拒绝成为父母喜好之下自己爱情的牺牲品。”

在罗瀚看来,他的爱情马上就要“牺牲”了。

看到那幅“鹏妈喊鹏回家过年”的头版时,这个29岁的男人孤身一人坐在爆满的候机厅里,心中一阵酸楚。

因为工作,他常年在世界各地跑。可不论多忙,“过年回家”是他给自己的“铁律”。然而,同样因为家庭关系,他和一位“其实没那么喜欢”的女孩即将走进婚姻。

年前,女孩的外公去世,他去了女友家乡。在那里,超过7位姑舅姨妈向他询问“婚事”。

“您想怎么办?”罗瀚问女友的外婆。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,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缓缓转向他,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,几乎是咬着牙,用尽瘦弱身体里全部的力气迸出两个字:“大办!”

罗瀚呆立了好几秒,他知道“大办”意味着长长的车队、喧闹的酒席和无数陌生人的迎来送往,“把新郎官和新娘子折腾得累死,都是给别人看的。”

而他理想的“仪式”原本只属于两个人。他甚至已经看好了双人环球机票,从北京出发,沿着赤道向东,经过东京、夏威夷、里约热内卢,最后回到亚欧大陆。“但恐怕没人能跟我分享我心里这儿浪漫了。”

在离开前,老人对他说,她爷走了,根据老规矩,新人的婚得结在100天之内。这个满身新潮品牌,戴着最时尚墨镜,T恤胸前写着“go to hell”(去死吧)的男生点点头。有亲戚感着问:“什么时候要孩子?”“很快”,他回答。然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:“我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在美国攻读工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 Ursula 在写论文的空隙,一眼瞥见了“鹏”,马上生出同感。“我们在国外呆了,自由惯了,况且有时候不是你想想就能结婚。这个快满28岁的“女工程师”两年多以前结束了为期10年的爱情长跑,至今单身。

而29岁的、在德国从事法律工作的中国女孩Hobe看了朋友转发来的帖子之后,觉得“鹏”玩儿消失的做法太幼稚了。“我自给自足,不需要婚姻。我妈前两年说得嘴都干了,现在不说了。”她并不畏惧回家,也不怕国内打来的电话,因为“够坚持,谁说都没用。”



今年1月27日,在西安火车站,27岁的张从磊和他的女友。

CFP供图

婚还没影呢!”刘悦然说,亲戚欲问又止的神情会让母亲感到尴尬。

不仅仅是过年,即使在日常通电话的时候,刘悦然的母亲也会在无意中说起,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婴儿,可惜是路人的,不好意思去抱。

“你可以给妈妈创造一个机会吗?”母亲兜着圈子问。“不可以!”最初,她还能斩钉截铁地回答。而临近过年,母亲给朋友的孙子孙女发出去的压岁钱越来越多,几乎每一通电话最后都有一句:“你啥时候结婚?快点生孩子!”

这让刘悦然彻底闭嘴。她很想冲着母亲吼上几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,就像喜欢的摇滚乐那样的“嘶吼”,可她马上觉得,那不是电话里说得清楚的,甚至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。

所以,当刘悦然看到那封出现在南半球的整版家书时,心里还有点儿羡慕。她根本不敢躲起来不接母亲电话,更无法让母亲不再逼婚。

“再逼婚就真昏了。”成都女白领季青一边假装认真听着部门经理的“年底总结”,一边在桌下把手机递给邻座的女同事。

手机屏幕上正是寄给“鹏”的那封家书,两个年纪差不多的未婚女孩相视一笑。去年,出于对父亲的尊重,季青曾在大年初五给男朋友带回家家“征求意见”。打那之后的一年时间里,她年过六十的父亲不断提出,要把男孩远在南方的家人请到北方,电话里也总是念叨着“这事就算定下来了”。

“今年打死也不让他回了!”季青夸张地叫起来,“太恐怖了!”这对小情侣曾一同留学欧洲,在他们看来,“父母见面同意就定下来相守一辈子”的传统观念和他俩的“婚恋观”完全是两码事。今年春节,他们定好机票,决定“各回各家,各找爹妈”,用“冷冻疗法”对付父母脑中已经盘旋很久的婚事。

“决定结婚,两个人的默契最重要。”季青说,“我们拒绝成为父母喜好之下自己爱情的牺牲品。”

在罗瀚看来,他的爱情马上就要“牺牲”了。

看到那幅“鹏妈喊鹏回家过年”的头版时,这个29岁的男人孤身一人坐在爆满的候机厅里,心中一阵酸楚。

因为工作,他常年在世界各地跑。可不论多忙,“过年回家”是他给自己的“铁律”。然而,同样因为家庭关系,他和一位“其实没那么喜欢”的女孩即将走进婚姻。

年前,女孩的外公去世,他去了女友家乡。在那里,超过7位姑舅姨妈向他询问“婚事”。

“您想怎么办?”罗瀚问女友的外婆。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,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缓缓转向他,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,几乎是咬着牙,用尽瘦弱身体里全部的力气迸出两个字:“大办!”

罗瀚呆立了好几秒,他知道“大办”意味着长长的车队、喧闹的酒席和无数陌生人的迎来送往,“把新郎官和新娘子折腾得累死,都是给别人看的。”

而他理想的“仪式”原本只属于两个人。他甚至已经看好了双人环球机票,从北京出发,沿着赤道向东,经过东京、夏威夷、里约热内卢,最后回到亚欧大陆。“但恐怕没人能跟我分享我心里这儿浪漫了。”

在离开前,老人对他说,她爷走了,根据老规矩,新人的婚得结在100天之内。这个满身新潮品牌,戴着最时尚墨镜,T恤胸前写着“go to hell”(去死吧)的男生点点头。有亲戚感着问:“什么时候要孩子?”“很快”,他回答。然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:“我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在美国攻读工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 Ursula 在写论文的空隙,一眼瞥见了“鹏”,马上生出同感。“我们在国外呆了,自由惯了,况且有时候不是你想想就能结婚。这个快满28岁的“女工程师”两年多以前结束了为期10年的爱情长跑,至今单身。

而29岁的、在德国从事法律工作的中国女孩Hobe看了朋友转发来的帖子之后,觉得“鹏”玩儿消失的做法太幼稚了。“我自给自足,不需要婚姻。我妈前两年说得嘴都干了,现在不说了。”她并不畏惧回家,也不怕国内打来的电话,因为“够坚持,谁说都没用。”

点评

张莹

冯剑坚:背影

春运旅途上,冯剑坚手舞足蹈的背影,成了嘈杂喧闹背景下一道孤独的风景。

手握牵引和制动手柄,脚踏踏板,镜头下的这位高铁司机更像一个动作夸张的解说员:每做一个动作前,他都会给自己大声下达指令;再抡起右臂在空中画一个圆弧,摆出一个宣誓一样的造型,作为指令完成后的应答。

每天平均高声呼唤应答250次,脚踏踏板480次,对冯剑坚来说,这一出独角戏,演得再热闹,也只是为了警醒自己。

虽然没有观众,当事人却一点儿不觉落寞,因为他知道,有成百上千个归心似箭的旅客,都坐在自己身后,有千万万个渴望团圆的家庭,都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
伴着一次次次的振臂高呼、手起脚落,一道平安的坦途在列车前方延伸开来,旅客看不到冯剑坚的背影,却看到了他送给大家的最好的风景。

刘一书:难题

给学生出考试题,对于一名尽责的老师来说,亦是一道难题。

为了防止学生作弊,武汉长江工商学院的老师刘一书不得不向学生们提供“私人定制”服务:126个学生,126份考题。

这位老师在考前花了两周时间,以“农夫山泉深地质量门”为热点话题,从多角度、多方向切入,列出了126份考题。

“我要求学生答题的字数在700字以上,并且要有自己的思路和看法,所以即使学生找‘度娘’也没用”,刘老师说。

刘老师的作法可谓用心良苦,也赢得了不少人的拍手叫好,在这道“反抄袭”的难题上,他交出了一份理想的答卷。但人生处处是考场,如何杜绝那些虚假、欺骗,仍旧是每个人都要绞尽脑汁思考、小心翼翼地作答的一道难题。

邵海涛:求生

为了换取这个家庭的一线生机,邵海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这个农村少年一直勤苦,要强,对未来充满信心,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哥哥邵洪辉提起,自己想上合肥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。

三年前得知自己与哥哥同时罹患尿毒症的时候,邵海涛也一直充满了求生的渴望。配型之前,他还笑着计划,“妈给哥换肾,爸给我换。”但现实一次次地打击这个脆弱的家庭,直到把它推到悬崖边上:配型失败,反复透析,药费如流水却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
被人发现的时候,他走得很安详,除了身上刺鼻的农药味,“就跟睡着了一样。”

没有人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压垮这个少年求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,但或许从他的遗书中可以窥到一丝线索:“如果我离开你们,不是我不想治,而是我们家太穷了……”

这个18岁的少年用自己的生命,将支离破碎的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。但这样的解救,真的应该由一个稚嫩的生命承担么?

北漂女孩:日记

一本写在时间前面的日记,道尽了漂泊在外的青年们心里对家人那份欲说还休的牵挂。

“2月7日,针线盒里的针都穿好线了,估计够你们今年用了”;“2月10日,老爸换个地方藏私房钱吧,那地方我都发现了”;“2月14日,元宵节快乐!(看烟花高一点吧)”;“4月1日,想我了就直说,别每次都假装打错了!想你们!”……

传统意义上的新年还没过,这本崭新日历上的每一页,都已经被写满了字,有些还配上了表情图,变成了一本厚厚的日记。言语之中,或细心叮咛,或撒娇卖萌,一笔一划饱含深情。

日记的作者是一个北漂女孩,在外打拼无法常伴父母左右,她每年都会提前写好一本,在离家前一晚悄悄放在桌上。

就像一盒彩蛋,让父母的每一天都不孤单。在无奈的生活之下,这个平凡的女孩给了我们关于“陪伴”的另一种方式。



忧心忡忡盼子归家的母亲。

不久前,一位网名“陈大花花”的女孩画了一组漫画。在漫画中,她自称每到过年,就从好青年,变成“问题青年”。

因为“中国式的幸福是如此单一而残酷,就是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”,而她“什么都有的死阿宅”。面对炫耀官阶和收入的同学会,面对催婚催子的婆婆,归心似箭就变成了纠结。

“杯子碰在一起,都是梦碎的声音。”陈大花花借着漫画里的小女孩感慨,“过年于我,就是一次次被迫陷入一种老套而腐朽的价值评判体系中,无地自容。”

在“鹏”冒出来后不久,有网友攒了一份“春节回家攻略”,内容包括“装听不见”、“转移话题”、“无耻承诺”等,甚至还有“租恋人回家”。

在豆瓣上做了三年“出租男友”生意的小洪看来,这是“市场的呼唤”,是真正的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他陪着五个姑娘在春节、中秋、十一回过家,从性格定制到话题准备,都已经“非常专业”。他理解那些女孩的压力,觉得“这虽然是骗,却也是孝心”。如今,他忙不过来时还把生意介绍给朋友,从中赚取佣金。

丁聪觉得,那些“租男友女友”的行为是纯粹胡闹。他更愿意用别的方式表达孝心,比如多给父母一些经济上的资助,以及在他们唠叨时,耐心听着。

几天前,罗瀚决定像“鹏”一样,过一个轻松的春节,暂时把“结婚”、“孩子”、“年夜饭”都放下。

他打开订机票的网站,脑袋里已经出现了自己喜欢的滑雪场和潜水海湾。他的手握鼠标,移向代表着自由的目的地。

可就在那一瞬间,他在“常用目的地”列表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地名。那是他生长了18年的地方,那里没有雪山,没有海洋,只有越来越浓的雾霾和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。

最后,他犹豫了好几天,抽完了整包烟,然后用了不到一秒钟,推翻这所有的一切,用力点住了那个地名。

世说新语

以前盘阳河的水能直接喝,现在不敢了,上面有层油。

候鸟给巴马带来了银子

春节来了,全国候鸟四散家去了,也就冷清清了,巴马有点怅然。

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号称长寿之乡,全县27万人中,百岁以上的长者有82人,名声在外了,全国游客和病人蜂拥巴马。巴马县旅游局的数据说,2013年1到11月,巴马全县接待游客258.96万人次,而2006年还只有11万。

人们奔巴马多是寻找长寿秘方的,一位就是数月半年的,候鸟,800块钱就能租一个小屋。说,糖尿病在这待两年就好了,不打针不吃药;说,高血压糖尿病,那就来吧,绝对好;说,巴马小分子的水对身体对消化对气管各方面都好,要到百魔洞里吸收地磁,到天坑呼吸负氧离子——一定有人寻思,什么百魔洞,直接盘丝洞吧,不想偶遇领导,只求偶遇美女蜘蛛精……

只是,许多候鸟不往新城飞,就认北上广,或巴马,不管领导搬不搬嘴。其实,不只是铁岭,在辽宁,沈阳、大连、鞍山、营口、锦州、丹东等都建起了一座座新城。再往全国看,大多如此。市长们设想:把旧城让出来,地皮置换,拿到资金建新城,领导机关先迁过去,带动住宅、商店、学校、医院等产业兴起,转搬迁了一座新城。待新城地价上涨,又是一番财政收入,GDP翻番……

只是,许多候鸟不往新城飞,就认北上广,或巴马,不管领导搬不搬嘴。其实,不只是铁岭,在辽宁,沈阳、大连、鞍山、营口、锦州、丹东等都建起了一座座新城。再往全国看,大多如此。市长们设想:把旧城让出来,地皮置换,拿到资金建新城,领导机关先迁过去,带动住宅、商店、学校、医院等产业兴起,转搬迁了一座新城。待新城地价上涨,又是一番财政收入,GDP翻番……

巴马是国家级贫困县,候鸟们给当地带来了银子。坡月村支书黄大尚说,以前我们这里人均每年也就挣个2000多元,现在有5000到6000块钱。只是,现在农民没有土地了,一点地都没有了,必须靠着外地人,哪一户没住外地人,哪一户的日子就差了。

地哪去了?高楼万丈平地起。村民说,以前盘阳河的水能直接喝,现在不敢了,看着干净,仔细看上面有层油。房子多了,人也多了,什么都往河里排,这是钱带来的副产品。

巴马的出名,并不只是人口相传自然而然,政府也是做了工作的。自2003年11月国际自然医学会授予巴马“世界长寿之乡”证书,2006年巴马就开始往旅游养生上靠。今年,广西提出构建以桂林、北部湾、巴马为核心的国际旅游金三角。接下来,交通,基础设施,还有环保,政府投入在加大。

好山好水好空气,这是巴马之宝。如果弄得到处都是人,到处都是房子,污水四溢,雾霾横空,就没意思了。广西壮族自治副主席陈武提出,巴马的开发要反过来说,先想好什么东西不能做,比如盘阳河流域,造成河流污染的不能做,盘阳河流域原则上不要做商品房。

生前,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病人看完了,该回家了。”



报人 从玉华